

前漢書

傳  
馬

前漢書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班固

漢書三十七

從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

非為決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

項籍使將兵數窘

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閱反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

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

即否願先自剗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

置之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

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裘柳聚也喪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非也隆穹所謂車轆者耳非此之謂也



奪音扶 弁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

晚反 人見游 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

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罪臣各

為其主用職耳 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日職主掌其事也 項氏臣豈可盡

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

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

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救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

公心知朱家太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 師古曰從滕墓取屍鞭之三百也 音千容反

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問謂事務之際 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

皆多布能摧剛為柔 師古曰多猶重也 朱家亦以此名聞當

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

書嫚呂太后 師古曰嫚謂辭語藪汚也嫚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

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

皆河呂太后 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 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

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

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 瘳音丑留反 瘳傷也 噲又面諛欲徭動天下是時殿上皆

瘳 瘳音丑留反 瘳傷也 噲又面諛欲徭動天下是時殿上皆



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劾故事布為河東守孝

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

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醜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露至留邸

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

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

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

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

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為請人顧以金錢

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事貴人趙談等李奇曰宜者趙

也諺與實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

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

師古曰欲得實長君書與布為已紹介也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

足下無往固請書遂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

也發視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

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諾諸傳也足下何以得此

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

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

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

大守二百七十八  
三  
正克  
年刊  
趙規  
寫



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  
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  
士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蓋字言以凡長之礼事也弟畜灌  
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鄧都敢  
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自稱為當是  
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薛人名固師古曰比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危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項羽  
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齊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危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項斷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思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  
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

也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

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

荼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

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反還也

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



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

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

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趣身之曰促促急也方提趨

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趨讀曰趣趨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

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

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

也師古曰從音子客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則楚破且陛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

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

就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

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

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

反時以功封為酈侯蘇材曰酈音輸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

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

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

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若人之稱也為人廉直喜在

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

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

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

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

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



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  
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  
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  
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殺事自得出  
師古曰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  
白明也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  
村不勝上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盡  
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  
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  
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  
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

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入孟舒不能禦守  
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  
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不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  
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  
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  
為疲下亦同而凶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  
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  
人孟舒豈歐之哉師古曰歐與驅同言不歐之令  
也歐字從女女音普木反是乃孟  
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  
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



爰發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果有之

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案其狀也叔曰上無以果事為

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

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

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至王取其財物

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皆怒之師古曰渠大也

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聞之大慙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

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

相當從入苑中三輒休相就館相當暴坐苑外

曰於外自暴露而坐

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

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

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

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

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堂

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名楚身履雷暴

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踏履之李奇曰舉技也孟康曰舉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技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舉音騫

大百四十四



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屢而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僕苟活

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屨古戮字也奴僕謂髡鉗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既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

感念局狹為小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

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絲布哭

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六

死者難處雖古烈士何以加哉史公曰非

###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 高五王傳第八

班固

漢書三十八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

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

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

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摠言在姬妾

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主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

於此六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

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

大正六年七月



能齊言者皆與齊

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

孝惠

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

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太后怒廼令人酌

兩危鴆酒置前

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令齊王為壽齊王

帝亦起欲俱為壽

太后恐自起反危

師古曰反危

自以為不得脫

長安

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

內史

士曰

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

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

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

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毋禮事之所以自媚也辭具

紀 呂太后喜而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

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

師古曰高祖之

皆類此

四年高祖崩

師古曰趙王之四年

呂太后徵王到長安

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年安為淮陽王

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

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

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

師古曰安猶焉也

太后百歲後

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

令衛國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

大小四書卷之...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  
疆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  
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  
自使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已之理真異天臨監之于嗟  
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  
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  
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  
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  
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疆及齊悼  
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

取趙之河間立辟疆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  
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  
年孝景時晁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  
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惲諫不聽遂燒殺  
德惲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惲下云燒殺德惲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往其西界欲待吳楚俱  
進北使匈奴與趙和師古曰匈奴與趙和周侯寄擊之趙王  
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  
邊塞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  
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  
六年趙幽王死吕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  
吕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吕也內擅權微  
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  
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  
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忌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燕建  
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  
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  
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與居為

濟北王將間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

師古曰辟音璧又讀曰闕

賢為菑川王邛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

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吕太后

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吕台為吕王

師古曰酈音敷割

齊之濟南郡為吕王奉邑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

明年哀王

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吕祿女妻

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

后七年割齊琅邪郡莒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

歲趙王友幽死于邠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吕為

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人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

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

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諭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

曰比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

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

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穡稠也穡種者言

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穡音冥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斤諸呂也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拔

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

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

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

師古曰為音干為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

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

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諸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

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

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

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

曰師古曰給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

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

大三百十一



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  
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  
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  
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  
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習  
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  
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  
琅邪王信之以為然廼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  
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

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

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

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

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

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

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

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

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

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



分爲濟南琅邪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

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此之於未能治天下固待大

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

臣橋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以危寡人

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

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

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

益呂氏資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師古曰諭謂曉告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

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示虛

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

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

議欲立齊王皆曰毋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

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鍾依反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具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

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

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

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青問魏

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文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



搜得危故舉兵以匡師古曰股脚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戰者惧之甚也恐

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

勇妾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以善鼓

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

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

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為子婦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

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旦悼惠王王召

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

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

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

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

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

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

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與居俱立三年薨

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

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

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年薨子荒王

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

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



帝復立雲克俚為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絕

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

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大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

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

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

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

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

多發兵丞相漙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大原興居以

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

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

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

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廢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王又薨

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

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適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

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楊

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

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

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勃勃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

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

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



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孤

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齊王使路中

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

告齊王堅守漢兵卒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

圍臨蓄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

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張晏曰趣讀

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

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

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

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

下三國會漢將藥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

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

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

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

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迷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

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

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

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

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

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

大三百二十六

齊王

紀翁主

正其後



蘇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

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

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

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

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

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

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

欲亂吾王家且美入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

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

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

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

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故

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太后曰母復言

嫁師古曰嫁古漫字也妻交偃由此

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苗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躬富鉅於長安師古曰鉅大也非天子親弟

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

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

日幾音今聞齊王與共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

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

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



倉卒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  
然其有是時趙王懼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  
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天  
謂用心不平天  
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  
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偃遂坐誅厲王十四年國除  
塞滿也齊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  
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  
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  
也音頗二反武帝為悼  
惠王家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家園邑盡  
以予菑川師古曰園  
謂周統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

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

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

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  
子妾號終古或參

與被席師古曰與  
讀曰豫或白書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  
者露形駢

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

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

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

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  
也音步內反請逮

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

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

次二有六十九



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

激秦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正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

下師古曰填音竹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

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

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

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

或乘牛車

高五王傳第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班固 漢書三十九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頴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姦害也應劭曰

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北也三曰害勝也無能勝

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高祖為

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佐之師古曰

日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師古曰繇繇也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

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奉秦

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秦

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說皆同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深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



事弟一師古曰秦御史欲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孟康曰當蒙入相秦事致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秦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

得不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為沛

丞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

之師古曰走謂趣向之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

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

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

已蜀道險秦之遷民比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

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志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

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

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曰咎與咎書同類蓋孔

子所刪可篇之外劉詔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詔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

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誦於一

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

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



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令引兵東

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

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即不其所請休以行事

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也計戶轉

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逃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剽屬住何關中事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入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

猶然也皆類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京音山客反

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次下外同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音山客反

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

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白悅漢王

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

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都侯文穎曰音積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語功臣

舊未許者何最在前也也鄭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八十戶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

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

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



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師古曰發縱謂解維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示之今浴

言故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若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今諸君徒能走

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

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千人皆

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

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卞創攻城略地

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橈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

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

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

軍士衆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

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且

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

東蕭何常金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

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柰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

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賜帶劔覆上殿入

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

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三千戶



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  
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  
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  
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  
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  
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  
獨弔師古曰召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  
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  
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

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師古曰其為亦

守衛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

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豨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

說何曰君滅族不义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

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

君尚復孽孽得民和師古曰孽字與致同致致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

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資以

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賈賂也其音士得反於是其計上乃



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

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

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

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陞上林中多空地棄願

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獸食

師古曰橐禾稈也言恣人田不收其橐稅也橐音工

老反釋音工早反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

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

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

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

師古曰前問請進而請也胡何也

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子今相國多受賈豈金為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

師古曰媚愛也愛於民

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

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

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

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

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

師古曰澤悅也感衛尉之言故

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生不憚

慙悔而不悅也

是曰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

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

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

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

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



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無何事惠帝何病上親  
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一歲後誰可代君對曰  
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  
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墻也曰今後世賢師吾後不  
賢毋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  
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  
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他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  
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  
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

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符中復下

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

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

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

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

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

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嶽長

喜為鄼侯蘇林曰嶽音人足嶽躡之嶽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



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

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

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

高祖為沛

公也參以中涓從

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主知潔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擊胡陵方與

師古曰音房

攻秦監公軍大破之

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

名也音灼曰案高純名平也奏二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音說見也

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徒守方與方與反為

魏擊

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

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音灼曰祁音拙師古曰狐父祁善縣名也祁音鍾夷

反又音千東反父音用置者今之驛也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

軍騎攻軫戚及元父

師古曰元父音南

先登遷為五大夫北

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

師古曰為楚爵也張

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

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圍趙賁開封城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

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從西攻陽武下軫

呂氏春秋得玉真者位執珪古爵名也



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

攻犇與南陽守齒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諸陽陷陳取宛

虜齒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齒降封為侯而此傳言虜齒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

武關燒關取之師古曰燒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

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

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都二縣也雍秦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秦音昭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地名也

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

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

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

平等攻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

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

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

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

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

反於燕服虔曰昔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

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

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

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



曰取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

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

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邀古速字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

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

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

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鄔

音一月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

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

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廼引兵詣漢王在

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

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

平原南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音若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音它合反南與隔同已而

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

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

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

曰守相為相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

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

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

參為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

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



陳捕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

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

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九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卿郡守司馬侯御史

各一人如淳曰睡音教張晏曰莫教楚卿號也時述六國故有令尹莫教之官孝惠元年除諸

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

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

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

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王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修行治裝也吾且入

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

以齊獄市為等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

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

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子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不容爾又且

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未也始

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國力多而封賞每在何



後故怨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

何也 無所變更嘗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舉也言擇郡國吏長

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 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日夜飲酒

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多不事事如淳曰不事

來者皆欲有言呈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度

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終莫得

開說如淳曰開謂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

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

者也從音 廼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宰相

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大歌呼

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其要之府中無事

參子密為中大夫師古曰密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

為寡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廼謂密曰女歸試私

從容問乃父師古曰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

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

告女也密既洗沐歸時聞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

自從其所猶言 參悉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師古曰

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曰與

密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密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

為何治也洽音文吏反 日乃



者猶言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  
曩者 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  
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適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曰  
令出休息  
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  
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 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師古曰載  
猶乘也 密嗣侯高后時至  
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  
完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

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

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  
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

刀筆自隨也 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  
在凡庶之中也 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  
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初典故以日月為喻

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  
出征何每居

守故言守管籥 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

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

功名位冠君皇后聲施後世師古曰冠  
謂居其首 為一代之宗臣

師古曰言為後世之  
所尊仰故曰宗臣也 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卷第九

蕭何曹參傳卷第九  
蕭何字元直，南陽人也。漢高祖起義，何從之。何嘗無功，然其謀畫，功不可及。何嘗無功，然其謀畫，功不可及。何嘗無功，然其謀畫，功不可及。

張陳王周傳第十

班固

漢書四十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也。相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倍。悼惠

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

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

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

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均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

曰：二說並非。及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功士。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

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



狙擊秦皇帝

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于豫反字本作覲

誤中副車

師古曰副謂後乘也

秦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

求賊急甚良乃更

名姓亡匿下邳

師古曰更改也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汎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

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視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直墮其履圯下

師古曰直猶政

也一曰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

師古曰孺幼也

良愕然欲歐之

師古曰愕驚良也

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

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

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

諾五日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

去後五日蚤會

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里

五日雞鳴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為書

故云一編

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

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遂去不見旦日

視其書曰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誦居下邳為任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

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殿將

服虔曰官名也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



用其策為它人言皆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

良曰沛公殆天授

曰殆近也

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辭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

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

為王益樹黨

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

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

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賴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

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逼令韓

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

萬人擊秦峽關下軍

師古曰峽音羌

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

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師古曰賈賈之人志無遠大譬諸僮豎故云賈豎

願沛

公且留辟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

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

令酈食其持重寶

啗秦將

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師古

曰欲沛漢王和而隨漢兵龍衣咸陽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師古曰解讀曰懈

沛

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

貢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

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

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

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厥素以為質師古曰縞白



素也音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吉利於病願沛公聽樊

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

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

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

大驚曰為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

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晉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

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畧反沛公默然曰今為柰何良因要項

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今伯具言沛公

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

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主王巴蜀賜良金百溢

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

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項漢中故請求之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

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

侯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項羽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



齊反書遣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

齊良廼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

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

馬路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

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

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

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面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

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在之使將也因舉燕

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

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

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

其字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

後宋今秦無德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

立六國後此比身手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

行南面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

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

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成者明之事以籌度今時

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著音直麻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

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

可一矣武王入般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般賢人式

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

也散鹿臺之財目犢曰鹿臺臺名今在鄆城城中師古曰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

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

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塹晉灼曰在弘農閩鄉南谷

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閩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奕

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

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重之而委離之以從漢也去故舊自從陛

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

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宜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

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

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

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詭是也陛下焉得而

臣之乎



臣之其不可入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

捕幾音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

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

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惟反戰不利

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

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夫以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

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複

徃徃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

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

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

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

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

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  
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毋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  
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

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音促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

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

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轘轅師古曰轘山也轘電也音酒背

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鄉良曰雒陽雖有此

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

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概灌也言其

土地皆有溉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

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

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

日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

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

敬說也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

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

未能得堅決也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

呂后曰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



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

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日欲易

之者安得高枕而卧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

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

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

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南山四皓也四人年者矣皆以上嫚嫚士師古曰嫚與慢

同嫚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毋愛金玉辭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軍因

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為客特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

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

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

凡眾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

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丰將

狠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

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

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前漢書卷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后承間為上泣師古曰因空際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

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廼令太子

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

無所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

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

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

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廼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

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

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

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

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

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

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

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

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

違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

詈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師古曰謂謂和

四人為壽

曰畢趨去上目送之

師古曰以目瞻

召戚夫人指視

師古曰視

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迺主矣

師古曰迺汝也

戚夫人泣涕上曰為

我楚舞吾為若楚歌

師古曰若亦汝也

歌曰鴻鵠高飛一舉

千里

師古曰鵠音胡督反

羽翼以就橫絕四海

師古曰就成也絕橫謂飛而直度也

飛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師古曰矰繳射也其

矢為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

歌數闕

師古曰闕盡也曲終為闕音口九反

戚夫人歔歔流

涕

師古曰歔音虛歔音佈音許

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

從持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音計下馬邑

又立蕭相國

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

甚眾

師古曰從音上容反

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

音竹助反

良迺稱曰冢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

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迺學道欲輕舉

師古曰道謂仙道

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食

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之過隙

師古曰解在魏豹傳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

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



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

師古曰陽一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貧好

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

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

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

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

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

所獨視偉平

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

其家家廼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謂借也

以席為門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仲

曰平貧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

柰何子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

女為平貧廼假貸幣以聘

師古曰貸音以戴反

予酒肉之資以

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

事廼事嫂如事廼母

師古曰廼也

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



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分肉甚均里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

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大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

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黠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躬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躬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

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

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躬者平懼誅廼封其金與

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是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日

之欲殺平平心恐廼解衣負贏而佐刺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也

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

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

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

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驩師古曰驩馬驩而義也曰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

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

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說平曰師古曰舊說

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聞平居家時盜其

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

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

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

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

宗之子有尾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

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

曰遂猶竟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

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

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志不能用臣居

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願身來不受金無

前漢書長策傳



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  
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  
王廼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  
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角道圍漢王於滎陽  
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  
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  
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資  
借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天大王慢而少禮士之廉節  
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  
耻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資誠各去兩

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師古曰資傅人謂天性也

傅古不能得岸師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項

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

子問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音林且音

間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間項王為人意忌信讒

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

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

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

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



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平即陽驚曰以為亞父

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

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韓

下策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

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

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雅瘡也音千余反平迺

夜出女子二千人策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

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

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言之漢王漢王

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漢王寤迺厚遇齊使

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

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

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

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

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

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上與如也

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

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

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

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



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弟出偽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但皆類此

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

勢必郊迎謁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

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

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

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

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

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

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

得聞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

過曲逆孟康曰中山瀟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

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

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合

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

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

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兄六出奇計輒益邑封

奇計或顯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



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工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獨無於上謂諸將之也皆類此高帝怒曰

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異用平計召絳

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乘馳傳代噲將師

曰傳音張亦友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傳未至

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詣謂於道中且計也又曰

后艾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

後海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

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濫車詣長安而

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

平恐呂后及呂須怒廼馳傳先夫逢使者詔平與

灌嬰屯於棗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吳殊悲因奏

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

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大后廼以為郎中

今日傳教帝如傳曰專相之是後呂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

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

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

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

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

嚮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師古曰

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項王怒身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

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

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

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問左丞

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人

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邦師古曰

也音所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

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平平曰於面折廷

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

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

陵為帝大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十年而薨陵之免呂

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師古曰食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

其音異其



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

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二治處使

治丞相職事也師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古曰李詭是也

事呂須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譖平曰為

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曰鄙語曰

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

譖師古曰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

不乖又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

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

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太尉勃親以兵

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

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

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一賜平金千斤益

封三千戶居墳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勃謝不

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

洽背師古曰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曷有

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李善長東傳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

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

臣主君事也若令言入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

陛下不知其驚

下使待罪宰相

師古曰驚凡馬之極非駭者也故以自喻驚音妙

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師古曰遂甲也外填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

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

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

遂矣居頃之勅謝病請免相亞頰為丞相

師古曰頰與專同

孝

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

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

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

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

道家之所禁

師古曰此平謂陳平

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

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

師古

曰掌妻衛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

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在權反其下亦同

徙

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為曲也

常以

吹簫給喪事

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

材官引強

服虔曰能強弓弩官也



孟康曰如今柳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

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

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

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軍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

軍後以打敵勳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威東緡以往至

栗師古曰音昏取之攻轅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

至濮陽下靳城攻都闞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

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曰勃壯平至者多也如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

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

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

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

緡氏絕河津擊趙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再尸即尸鄉南攻南陽

守齟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

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成武侯從入

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

時最如淳曰於將軍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

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音反還下

郿潁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潁陽在潁陽東北郿音媚圍章邯廢丘破之西



擊益已軍破之如漢口章攻上邽師古曰東守峽關

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音工還守敖倉追籍籍

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雒陽櫟陽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

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

日當高祖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

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

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

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應劭曰沙石音沙石

日浴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

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大尉

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

將宋最鴈門守國師古曰國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

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連字也肆音也定鴈門

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

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

王盧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秦師古曰即幽州秦縣也音

計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縮郡守陘其太



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澤都師古曰姓施屠名破縮軍

上蘭後擊縮軍洹陽服虔曰洹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

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

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言其攻戰克獲之

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

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

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書東鄉坐責之如海曰勃自責

向貢諸生說士不以責主之禮也師古曰卿讀曰卿趣為我語蘇林曰音趣舍臣贊曰令直言勿補經書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也應劭曰令俗令速言也

鈍如椎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

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二年高后崩

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

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

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烜山

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官人子殺其母

養之後官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口

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

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



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

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什

兵罷師古曰什頓也什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

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擇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

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

言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

皇帝入中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

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

山王反心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

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

呂矣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

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當之不去即禍及矣厭音涉反又音

烏狎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

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

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

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

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

智置辭師古曰置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

吏大三百一十四



史獄更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史所執簿也師古曰以公

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

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子在張耳傳

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

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音心

北軍為冒絮師古曰日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擗也提音徒計反曰絳侯縮皇帝爾將兵於

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

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

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

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二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

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

國絕一年弟亞夫復

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君後

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

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

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

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

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賢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

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



侯

師古曰縣在勃海也理志作務字其音同耳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以

宗正劉禮為將軍軍棘門

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

勞軍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設弓弩持滿

師古曰設張也音構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

先驅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

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

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聞壁門壁門士請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

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師古曰古者九凡言式車者謂侯

身撫式以禮敬人式前橫木也

使人稱謝

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故勞將軍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

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師古曰鄉讀自鄉

其將固可襲

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又之月餘

三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

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

軍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

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師古



曰願音願以梁去之絕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師占  
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書比計亞夫  
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亞夫既發至

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  
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

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  
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龜院陘之間且兵爭上

柙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  
關抵雒陽師古曰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得二日也直

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龜間果得

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梁陽師古曰會集也吳秀  
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深僻走音泰

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  
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

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  
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譙內相攻擊擾亂至

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陘  
如淳曰陘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



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懸  
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  
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以太尉計謀為是  
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廼  
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  
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  
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  
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  
即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  
行耳師古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廼其

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

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討之亞夫曰高

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

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

而沮師古曰沮者止操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

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

丞相議不可用廼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

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太載師古

曰載太載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



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

曰設藏無著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詵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著此由我意

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

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

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

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

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二問之也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

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

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

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

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

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也子堅為平曲

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

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

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音偉應劭曰魁梧音虛壯

大元二十六年



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反若婦人女子故

也他悟者言甘可驚為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

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

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方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

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

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也難也

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

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

誅諸吕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

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聖陵少韜可以

佐之師古曰驚愚也舊音下紺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

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師古曰乃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

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泥上服虔曰泥音

頤楚人謂橋曰泥應劭曰泥水之上也文類曰沂

水上橋也頤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泥水也又非沂

水服說是良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

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圮在



士部本從士傳寫蓋誤從水合從士作願音下文  
直讀其履汜下並作地字校定

樊鄴滕灌傅斬周傳第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高

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

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

胡陵方輿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

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卮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卮讀與夷同卻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

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大二百五十一 王通刊 三克 或見焉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

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膠齊於長

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

曰圍即陳留圍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

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

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

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

人師古曰既斬候一人又更斬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

羽反遇音顛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

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

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鞬鞬絕河津東攻

秦軍戶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

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

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

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

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

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



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

營壘之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音文江反項羽目之問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

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

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

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

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摩噲去既出

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

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

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曰微樊噲奔入營誰讓

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誰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後數日項羽入

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

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聚

城先登師古曰聚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陣斬蘇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

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



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

漢上白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至櫟陽賜食

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日樊川從攻項籍屠秦

無也清河有者秦城功臣表有者秦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秦擊破

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

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

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

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

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

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

無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與絳侯等共定之

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

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

毀也臣瓚曰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論是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

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其母名卬也其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

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

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

載是寫



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

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

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章子禮反定燕縣十八

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

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吕后弟

吕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

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卧禁中詔

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

遇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日門屏也音古葛反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

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

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嘗於

吕氏師古曰惡謂毀諧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

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音即就也陳平畏吕后執噲

王黃將軍



詔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

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專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

畏之高后朋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

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

薨諡曰恭侯子伉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恭侯

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

生伉廣伉廣實非恭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鄧商高陽也師古曰鄧音塵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

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

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

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

涇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幽州涇陽北地縣氏音支枸音荀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

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

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



陷陳破秦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

侯與司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

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將為相而居守者

軍以下至六百石子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

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

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擊敵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

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

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

丞相守相大將軍食人小將軍二千石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

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

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

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

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鄧况賈

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

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

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

上迺封商宅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

玄



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  
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殿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

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

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特為

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擊歲餘掠者數百終脫

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在城外不被樊會名時嬰

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為沛公賜爵士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

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

秦軍陽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田軍雍丘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賜爵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關

封揚熊軍曲遇嬰女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

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宜之印又擊秦軍雒陽

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



因奉車

師古曰因此文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

芷陽

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

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踰兩

兒乘之

服虔曰踰音撥晉灼曰是跛物之跛師古曰服音是

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

曰高祖欲斬之嬰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兒於兒腹下各置一面擁持之樹也

肯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

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梁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

邑沂陽

師古沂音慮反

擊項籍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

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

擊手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

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

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角高帝

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

師古曰故示開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

不測也鄉讀曰嚮

卒以得脫

師古曰卒終也

益食嬰細陽千戶

師古曰益其邑使良

之從擊手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

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從擊陳

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



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音高祖崩以  
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曾元於  
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  
云北闕甲第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  
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  
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師古曰頗  
音普河反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  
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王王隨外家姓號  
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漢嬰睢陽賊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  
帛之總名

高祖為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

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  
攻戰速

疾也師古曰疾急  
速也加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

至雒陽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

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

降塞王還圍章邯廢立未扶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

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破漢

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

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

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

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

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

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一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今李必

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

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饑道師古曰饑古餉字起陽

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

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古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

在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拓縣名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取其補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

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柏嬰百馬下破之所

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

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



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李虜車騎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

李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

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

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

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

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

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特

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

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戶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完項羽使項聲

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

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

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鄒蕭相師古曰凡六縣

也鄒音才何反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頰鄉從擊

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

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



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

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得吳守

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

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

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朔不

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

修敵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敵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

降曲逆虜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

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

軍又進破布別將龍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

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

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

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

師古曰音千坐反

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

師古曰卒謂所將之



事惠帝及吕后吕后崩吕禄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吕禄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吕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吕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論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

除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

安陽杠里趙貞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

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

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

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

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

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赦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高之間益食邑

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

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

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



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也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

稀屬大尉勃以相國代丞相曾擊稀二月徙為代

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卒以備邊寇竟為代相兼將此也

也兵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

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翁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李號為

于入漢儀注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主車也

一人張晏曰騎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朝上沛

公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

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

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

邢說軍苗南破之師古曰苗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

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

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

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

百三十一



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曰或以為郡守也字及耳音灼目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

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

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

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

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

送致於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

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兵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因

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

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

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

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

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繆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朝上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

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繆為信



武侯

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

縲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

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

年更封縲為郿城侯

服虔曰音管崩之崩蘇林曰音薄催反

崩從邑言崩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肯友孝文五年薨諡曰

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縲子應為郿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薨諡曰康侯子仲君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替負曰仲君稱犁牛之子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駐赤色也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

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鈕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信矣樊噲曰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

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勒功帝籍慶派子孫哉

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

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樊酈滕灌傅靳屠傳第十一

王臨祖刊 王況人前 吳文寫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璿 漢書四十二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

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

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質也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

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

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

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

...



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

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及蒼以代相從攻

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張

曰以能計故号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号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

曰以列侯典核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号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法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

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

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高皇帝子長為淮南王而

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高秦時皆為泗水卒

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知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意式異反苛

為客張宴曰為帳下實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

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

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

項羽怒耳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

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

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將入奏事師古



曰燕謂妄高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謂却退也高

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

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

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

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

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召師古曰以口吃言故每重言期期

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也

曰箱言似箱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

及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五年十歲高祖憂萬歲

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爾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

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

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

心不樂悲歌君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

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

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

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

疆相及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

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



昌其人堅忍仇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

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

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

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賤秩位為遷皆類此然吾

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

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

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

以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

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擊陳豨有功

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今

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昌屬豨也

古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

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

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

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既被衛高后使使召趙王王

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鴛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

孫左軍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

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



定趙王如意之書師古曰畫謂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

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

史吏數言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

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

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

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曹

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

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

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

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

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

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推五德之運以

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

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

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覆反臣贊曰謂以比故取類若百工天

下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

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就成

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凡好書無所不觀



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遂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

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

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

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博謂傳次也音直恋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

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

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

土勝之晉約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

中候張晏曰所選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以

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

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

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

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

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遇卒者妻具棺三陰陽

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疆督張之故田蹶張律有蹶

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壁張以足踢者曰蹶張蹶音厥壁音布來反從高帝擊項籍遷為

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

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



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  
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

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史大

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

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

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我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

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

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師古曰自如如其故

弗為禮責曰夫朝拜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使音徒各反

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

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歲

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

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適而

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壇垣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與音畏懼之儒師古曰與音如掾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

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

師古曰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

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且

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

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更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

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

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

踵蹈謙謹師古曰蹈蹈特軌之兒也躡音初角反為丞相備負而已無

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爰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爰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而

專遵川泰之顛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

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教以舊德用張晏

曰謂傷辱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

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始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 為里監

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皆謂之

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

人 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齮好荷禮 應劭曰握齮急促之

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齮音初角反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

里中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



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媵易人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

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

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弟言

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于容反沛公至

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輒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

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曰

取立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儻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衣師古曰輒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也衡橫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

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道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

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成臯以東屯鞏雒

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主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

以食為天夫救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救倉迺引而東令

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乃天所以

資漢亦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使利也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機師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臯之

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距飛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

師古曰下降也

師古曰救趙及梁

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使利也

師古曰機師

師古曰敖庾即敖倉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

師古曰以地

師古曰瓚

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使利也

師古曰機師

師古曰敖庾即敖倉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

師古曰以地

師古曰瓚

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使利也

師古曰機師

師古曰敖庾即敖倉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

師古曰以地

師古曰瓚

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使利也

師古曰機師

師古曰敖庾即敖倉

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

師古曰以地



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

岱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

可以歲月破也也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書復守教倉而使食其說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

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

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

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

言項羽各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

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

康曰刻斷無復廉錡也臣鑽曰項羽各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

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剗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攻城得

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

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教度

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

旅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士可立而待也田廣

以為然迺聽食其罷麾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

酒師古曰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

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坐王乘車而游說乎用兵衆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迺

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齊師古曰齊

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齊為高梁侯後更食

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辯時人皆

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

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

賈結箕踞見賈服虔曰賈音推令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惟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

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莫在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備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

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

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止亦政也唯

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

強於此師古曰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

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

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

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

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曰王

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

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



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

譬若漢一郡王

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遠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遠音其庶反

迺大說賈

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間所不聞

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間之

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

它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囊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

賈卒拜佗為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賈為

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

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洽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

也將用六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

秦任刑

法不變卒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道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

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

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讀曰向安焉也

高帝不懌

師古曰懌懌

有慙色

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師古曰著明切謂作書明言

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師古曰其書今見存

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



有口者師古曰有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迺病免

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臺中裝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

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

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

作更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季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未反數擊鮮毋父溷女為也度服

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鮮美食不為溷也師古曰解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且數擊鮮我鮮食我不以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

溷音下困反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王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

嘗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

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覓賈至賈

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賈曰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

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

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

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

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師古曰謂絳侯與我相戲抑輕其言耳君何



不交驩太尉亦相結為陳平書呂氏數事平用其

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共具而

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

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

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拜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

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

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也天子之制故令去之令比諸侯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陛下見以壽時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

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

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父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黃屋是也漢既誅布聞建諫

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呂太后師古曰審實與相知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貧服具師古曰貧音士得反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西奉



百金祝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祝音式均及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

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

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

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

聞籍孺師古曰倭幸傳云高祖時所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孺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

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朝道路皆言君讒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

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袒者自挫辱之甚真見哀憐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具幸君君富貴益倍

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

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驩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

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

卒不誅計畫所以去者皆陸生平原君

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黨諸呂故

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

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

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

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

師古曰言不

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袒者自挫辱之甚真見哀憐



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焉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陽齊人也漢五年成龍西過雒陽高帝在焉脫輓輅蘇林曰輓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反師古曰三音同聲也見齊人虞

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虞將軍欲與鮮衣故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縗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縗謂織毛布之衣不敢

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故故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故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郅師古曰郅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積德繁善十餘世師古曰係古稟字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推乃持也箠音上蕊系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

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公之虞州是也內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

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

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今後世驕奢

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

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鹽池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於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痍。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侔，侔等也。且天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撓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

背也。高帝問羣臣，秦民曰：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節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殄見所長。師古曰：殄，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畜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或說齒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門兵已業行

上怒罵劭曰齊虜以古得官遇人妻言沮吾軍師古曰

曰沮謂挫也音材汝械繫劭廣武師古曰械謂桎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平城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劭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劭二千戶為關內侯號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

邊上患之問劭劭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

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

柰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戀美必慕以

為閔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

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

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父亢禮哉

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曰近音其勤反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

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

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

使苛往結和親約苛從匈奴來因言匈奴

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諸侯初起

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

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劭徙所言關中十餘萬

口師古曰今高陵棧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田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墳曰將謂為逆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



曰不許其言陳勝為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

家毀郡縣城隳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隳銷也視讀曰示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史人人奉職四方朝師古曰朝朝也

盜師古曰如鼠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

足夏二世言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

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

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師古曰一龍表

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諸生曰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通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

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三

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

憎之通變其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戶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

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是猾何也師古曰狡骨之

通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

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師古曰塞按取音塞諸生

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号稷嗣君張晏



曰后稷佐唐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

欲令復如之師古曰通就其儀號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爭功醉或交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

上益厭之說師古曰說音火故反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明儀高帝曰得無難

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師古曰節音扶目反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

各於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

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

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

孝謂素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絲葛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

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前樹地為冢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繩師古曰最与葛同並習之月餘通

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

拜師古曰拜亦習也音七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儀

師古曰儀

叙其下儀法先

先平明

師古曰未

謁者論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与儀

傳曰趨

師古曰陳聲教入者皆

殿下郎中俠陛陸數百人

師古曰俠与挾同挾其

功且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

大行

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

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声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

傳警

師古曰傳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

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

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師古曰抑屈也

謂依礼法不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

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適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

進曰諸弟子儒主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

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

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從通為

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魯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魯國



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

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所孝天下皆

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若食啖如淳曰食无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无味之食也

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

少師古曰適讀曰婚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

大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也通曰太子天下本壹搖天下

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

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及大臣莫

習從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

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

樂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集也作復道方

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後音方自反通奏事因請間師古

曰請空隙之時不致對眾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

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夜月且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且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

在宮中之寢二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

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南東殿在杜管北殿言衣藏於廟

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寢衣出衣

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勝其意謂以月出

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

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方詔有司

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東方

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雛朝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勸反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用此與

替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志坐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

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項子信哉劉敬

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合枹鼓而立一王

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也合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遇事別創漢儀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枹其字從木遇

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康直既辟陽不終其節

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請呂師古曰以請呂指差記病歸家不

受惠養賈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對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

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矣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a book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seal script or a similar cursive style. The page shows signs of age, including dark smudges and ink bleed-through.







卷44-卷49



